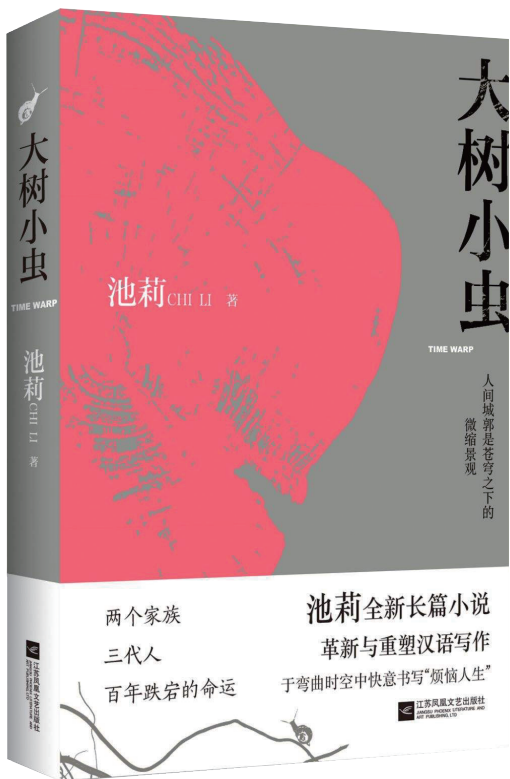


谱写中国现当代百年史



《大树小虫》
池莉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池莉,当代作家,现居武汉。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表文学作品,80年代末创作的“人生三部曲”(《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被誉为中国小说新写实流派发轫之作。其畅销代表作《生活秀》虚构的“鸭颈”小食,衍生出红遍全国乃至海外的“武汉鸭颈”,家喻户晓并形成了庞大的食品产业链,堪称文学深度介入现实生活的成功范例。

作家池莉已经有十余年没有推出新的长篇作品了,然而其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大树小虫》一出手就是近四十万字。故事的现实背景设定于2015年的武汉,从俞家和钟家两个家族的联姻写起,引出两家三代人近百年的跌宕命运与现世纠葛,以标志性的历史事件串联人物性格及命运,

多线并行地展开了中国现当代百年历史的壮阔画卷及社会图景。

不过,初读之时,作者的意图似乎并不显得那么清晰。《大树小虫》选择从最年轻一代的故事切入,以一种近似戏谑的笔调描写了一对年轻人如何开始一段门当户对、一见钟情的自由恋爱,读起来颇令人有些摸不着头脑。作家笛安也诚实地表示:“读第一章的时候我还在想,这本书在干什么?”直到读至一半,将视线拉远拉长,她才似乎慢慢地明白了作者想要做的事情。

随着不断切换的人物视角,俞钟两家每一个人物的历史和心理都被作者写得又厚又密,当画卷徐徐展开,他们的故事最终交织在一起时,生活的大树才终于露出了它的形

状。而人类,则像是小小的虫子,在大树上留下了一条弯曲的行走轨迹。

这或许就是池莉在小说的扉页引用爱因斯坦的话的原因。爱因斯坦曾这样向自己的小儿子形象地解释何为广义相对论:“一只盲目的甲虫在弯曲的树枝表面爬动,它没有注意到自己爬过的轨迹其实是弯曲的,而我很幸运地注意到了。”

受爱因斯坦的启发,池莉也注意到了一条“轨迹”。被问及为什么《大树小虫》写了十年,池莉回答说,一个作家,无论怎样也会想要写一本“厚重的书”,这是个心愿,可能也是个幼稚的梦想。至于为什么需要十年?因为只有等她自身成长到能看清楚上下几代人、往来一百年的历史时,她才可以聚焦他们、看懂他们,因此才能够动笔。

表面上看,《大树小虫》只是双方家庭期盼一对小年轻“生二胎”、“生男孩”的伦理剧,但细究之下,它牵带出的是国人在过去百年中经历的宿命。池莉想要刻画的是一个个体身不由己被“设计”了的人,他们被裹挟在历史的洪流中,奋力地爬行,自以为自己做出的每一个选择都是自由的,却不知自身的命运已掌握在旁人精密的部署下。三代人的命运对应着中国现当代不同时期的历史事件,它们直接参与了人物性格的铸造与延展,每一代人都在自己家族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三代人都在努力想挣脱上一代人的轨迹,想走出自己的路来,却每每被时代、被社会、被家族,更是被自己的性格弱点消磨锐气,一次次向主流、向既定规则妥协。

池莉说,她其实是人文的角度,接受了量子力学、广义相对论带给她的震撼,所以《大树小虫》是一本“很物理”的小说。慢慢地写了十年,她并不只想单纯地讲一个故事,而是想表达出人和人之间特别复杂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那样一种状态。人生在世,做的很多事情都受到了他人的影响,“全是量子纠缠”。

“社会非常复杂,我们生活在宇宙决定论、社会决定论当中……就像我的长篇也在设计人物。”“决定论”的论调听起来多少有些悲观,作家写作是为了“设计”,写作行为本

身是否也难以跳出规训呢?虽然池莉自称是一个相对悲观的人,但她所持的态度还是乐观的:“也许从宏观上看,我们爬行的轨迹真的是弯曲的……总而言之,我们能够在这个大树上生活和爬行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人类毕竟是伟大的。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人的智慧和自由意识,它取决于我们在瞬间会选择去做什么。人类被‘设计’了不假,但做那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会有别的选择。”——的确,也许人类始终难以走出“楚门的世界”,但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打破规训的尝试。

回到阅读感受上,《大树小虫》首先是一部读起来滑利流畅的小说。一口气读完,会发现池莉的书写有其连续的惯性,从最早的“人生三部曲”,再到《来来往往》《小姐你早》《你以为你是谁》《云破处》……人间城郭中的普通人和世俗烟火始终是她最关切的话题。但这一次,池莉似乎还有意识地对语言本身进行了革新和重塑,一贯以“生活流”为特色的语言风格在《大树小虫》中变得更加有如武汉鸭颈一般新鲜热辣。池莉表示,文字中的“现场感”和“视觉感”很重要。写《大树小虫》的过程中,她为此做出的努力就是尽可能地“去掉虚词”,略掉了几十万个“的”“地”“得”,让读者看到句号就知道人物的动作做完了。为了文字变得精炼,她甚至“不惜破坏语法”。

从结构上看,《大树小虫》是完全“失衡”的:全书仅由两个章节构成,第一章占了绝大部分,所有人物轮流站在聚光灯下,被作者细细勾勒;第二章则像一出出月播剧,连续十二个月的备孕,最终以“没怀上”剧终。池莉有意地构建了一个“直线+方块”式的立体结构,“看上去很不对称,但我觉得如果写得好它就是美的,如果写得不好那当然就被我毁了”。

从语言到结构,池莉这次的写作有点儿像在“玩儿”。池莉说,自己就是在和方块字“玩”——“我喜欢写,我对赚钱、股票一无所知,方块字我就喜欢,而且希望推进它的新结构、新的表述方式。(它)有意思,这就是我的‘玩’。”

(来源:北京晚报 | 作者:曾子芊)



《时间的礼物》
作者: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出版社: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时间的礼物》一书精选了中国的40项世界文化遗产,以精美手绘图画的方式向青少年再现这些位于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的真实样貌,书中还为孩子提供了打卡世界遗产地的旅行手账。



《逐光之旅》
作者:刘颖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逐光之旅》是一个关于家庭,关于成长与梦想的故事,是刘颖继《带上妈妈去看世界》之后的第二本书,两本书先后以母亲和父亲作为主角,既表达了自己对父母的爱,同时也表现了刘颖对于家庭生活问题的关注。



《气场哪里来》
作者:李筱懿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本书摒弃枯燥生硬的说教,用鲜活生动的历史案例去讲解“气场哪里来”。李筱懿选取了中国历史上性格各异、精彩纷呈的精英女性,从她们的传奇故事来解读“气场”这个高深的专词,读者在阅读历史故事的同时便能轻松掌握提升气场的方法。

100个词语里的古代日常



《100个汉语词汇中的古代风俗史》
许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汉献帝建安二年,一次大将军袁绍大宴宾客,经学大师郑玄也应邀出席,《后汉书·郑玄传》形容他“身長八尺,饮酒一斛,秀眉明目,容仪温伟”。今人称赞女性秀美的眉毛为“秀眉”,郑玄作为年届七十的老年男子,竟被用“秀眉”来形容,这是什么情况?

还是要从“秀”的本义谷物抽穗扬花说起。南唐学者徐锴解释:“秀,禾实也。有实之象,下垂也。”三国字书《广雅》载:“秀,出也。”老人的眉毛中有特出的长眉,长则下垂,故称“秀眉”,或称“豪眉”,兼有“眉寿”一词,形容老人长寿——所以,在唐代以前,如果你用“秀眉”来奉承女孩子,那绝对属于大型翻车现场,大写的“没文化”。

一脸严肃的经史子集里藏着多么丰富的“人”的细节,又有着多少真实可感的生活的痕迹?在这本《100个汉语词汇中的古代风俗史》里,作者以我们现代人生活中耳熟能详的日常语词为引子,潜入《尚书》《礼记》《三国志》《说文解字》等经典古籍,抓住、厘清史料中语词变迁的逻辑隐线,将之转化为晓畅易读而不失严谨的语言,不疾不徐,娓娓道来,时空纵横,复苏了昔日市井风华与古人的一言一行、

一颦一笑。譬如,“梨涡”指代美女的酒窝,竟是典出朱子所写的一段有关南宋名臣胡澹庵的八卦;都说“八拜之交”,可《水浒传》里为什么施恩与武松结拜,纳头只“拜了四拜”?“哄堂大笑”不仅出人意料地脱胎于唐代御史台的一项制度,欧阳修为此还写下过一则官场笑谈……

全书共分“仪礼·人称”“衣食·住行”“生死·鬼神”“庙堂·江湖”“男·女”“博物”六辑,似博物馆里一个个分门别类的特色展厅。如果说100个词的抽丝剥茧,如同一轴徐徐铺展的《清明上河图》,那么与之相匹配的100幅插图则瞬间支起了三维立体的古人视野。

精选自中国古籍古画与日本浮世绘的100幅图,从徐扬笔下的繁华姑苏、明代刊本《元曲选》里的插图,到喜多川歌麿描摹的杨贵妃……辅以生动的图说数语,点到即止,参差互补,余味悠长。100幅画,画中有词;100个词,词中有史;图文并举,如一件件来自不同朝代的经典藏品,以亲切可感、自成一体的文化片断,令读者流连于这座“风俗博物馆”中,感受汉文化的绚烂与博大。

(来源:北京日报 | 作者:宋书晔)